

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



图1 彩绘木雕漆座屏



图2 彩漆木雕龙蛇花瓣盘豆



图3 彩绘浮雕蟠蛇漆卮



图4 漆木蟾座凤鸟羽人

■湖北武汉 王勇

战国时期，是华夏漆器工艺的第一个繁荣期。当时因为激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的伦理意识与审美观念的变化，令漆器工艺得以迅速发展。其色调以红、黑两色为主，有着“朱画其内，墨染其外”的特征。其内涂明快热烈的朱红；外髹沉寂凝重的黑漆，红、黑对比衬托出漆器的典雅、富丽，呈现稳健端庄的装饰效果。

已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战国漆器，其工艺继承了商周时期的技术，生产规模日趋扩大，成为历史上重要成长时期。漆器的制作已社会化，而且使用得到社会的认可，其轻便、无异味、耐腐蚀、保暖隔热的特性已被人们普遍认知，漆器制品广泛应用于各个阶层。从墓葬出土的文物来看，显示统治者地位的陪葬品中，漆器逐渐增多，而青铜器逐渐减少，说明当时漆器工艺已相当成熟。

其中的楚国漆器，是战国最具代表性的器物。它高度发达的原因有三：其一，是楚国处于长江汉水流域，生长着大片

漆树，有丰富的竹木资源。其二，是楚国漆器工艺的发展与楚国疆域的开拓、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；楚人不仅接受了北方中原漆器装饰技术的影响，还与秦、巴、蜀等国广泛接触，使漆工艺得到长足的发展，同时也继承了当地早期漆器的优秀成果。其三，细致的分工和程序较高的标准化生产，也是楚国漆器在战国时期独占鳌头的重要原因。楚国漆器成为繁荣的战国漆器的代表，不仅对当时中原地区和巴蜀地区的漆器生产工艺产生很大的影响，也对后来的秦汉漆器有启迪作用。

楚国漆器最常见的是日常生活用品，如奩、盒、匣、匱、豆、案、几、俎、箱、座屏、屏风等。其次是兵器和乐器，如编钟架、钟锤、大鼓、小鼓、虎座双鸟鼓、瑟、琴、笙、竽、弓、弩、箭、剑鞘、盾等。

彩绘木雕漆座屏（图1），1966年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，通长51.8、高15厘米。屏座上浮雕相互缠绕的大蟒22条，以双凤争蛇图案为中心，对称透雕鹿、凤、鸟各4只，以及小蛇

11条。楚国工匠独具匠心，巧妙地将55只动物交错穿插，回旋盘绕，形成一件绝美的漆器作品，即便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仍然让人赞不绝口。

彩漆木雕龙蛇花瓣盘豆（图2），通高19.7厘米，九连墩1号墓出土。这件漆豆造型极为别致精巧，底座为整木雕刻一龙一蛇，相互缠绕，盘则设计成美丽的花瓣形状。黑漆为地，典雅庄重，其上髹红漆、黄漆，画工精细，艳丽夺目，是罕见的战国漆器艺术珍品。

楚国漆器有些是模仿铜器和陶器制作的，也有模仿动物造型的，其花纹精细流畅、绮丽无比。彩绘浮雕蟠蛇漆卮（图3），通高20.9厘米，湖北江陵雨台山遗址楚墓出土。卮，是战国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饮器。这件漆卮周身以20条蟠蛇缠绕而成，造型别致，充满动感与力量，具有典型战国时期的审美特点。

漆木蟾座凤鸟羽人（图4），通高65.7、器座通高17.6、长50.3、宽32.8厘米，荆州天星观



图5 彩绘车马出行图漆奩



图6 彩漆木雕鸳鸯盒

2号楚墓出土。其造型十分独特，由羽人、凤鸟、蟾蜍组合而成。在上古神话中，嫦娥因偷吃仙丹而变成蟾，长居于月宫中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凤是一种神鸟，子曰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洛不出书，吾已矣夫！”可知凤鸟地位之尊贵。羽人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仙，具有不死之身。将蟾蜍、凤鸟、羽人组合成一器，无不显示出战国时流行于楚地的神仙思想，以及楚人希望生命永恒、羽化登仙的美好愿望。

楚国漆器的装饰大量运用漆画，并出现了金银描绘技法和针刻等工艺。漆画是战国漆器的主要装饰手法。1986年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，直径27.9厘米的彩绘车马出行图漆奩（图5），漆奩上绘画了战国贵族车马出行的场景，图中人物或跑或坐，树木摇曳，生趣盎然。在色彩上，漆盒采用深红、橘红、土黄、棕褐、青色等颜色，是极为精美而罕见的战国漆画作品，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连环画。

彩漆木雕鸳鸯盒（图6），长20.4、高16.3厘米，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腹部两侧的漆画《钟磬乐舞撞钟图》。在这幅图中，只见一个长着鸟头的乐师正持棒撞击悬挂的编钟，两只怪兽击鼓舞蹈，简单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宫廷钟磬乐舞的生动场景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漆器中，以楚国漆器最为重要，其发现地点最多，出土的品种最丰富、数量最大。楚国漆器的发现地点遍及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省，其中以湖北出土漆器的地点为最多。湖北境内以江陵为中心，有天星观、马山、雨台山、望山、拍马山、藤店、沙冢、张家山、李家台、葛城寺、云梦珍珠坡等地；湖南境内有长沙左家公山、杨家湾、五里碑、子弹库、仰天湖、扫把塘等地；其他地点有河南信阳长台关、安徽寿县赵家老孤堆等地。在所有的楚国漆器中，尤以江陵、长沙、信阳、随州的发现最为著名，也最能反映楚国漆器的风格。